

三位亲人患癌症 修炼大法获新生

【明慧网】我和丈夫是一九九六年走入大法修炼的。修炼前，我们夫妻俩身体患有多种疾病，修炼后，都神奇地康复了。丈夫的大妹妹和妹夫还有弟弟、弟媳看到我们的身体变化，都先后走入了大法修炼，见证了大法的神奇。

患肝癌的妹夫两次得大法救度

二零一八年一天晚上，大姐夫的妹妹、妹夫来我家拜访，妹妹说：“我丈夫在北京确诊得了肝癌，肝上长了好多个大小不一的肿瘤，医院说也可以化疗，但是不能根除。听我哥说你们俩身体特别好，也听说好多得各种癌症的人炼法轮功炼好了。我俩要和你们学法轮功。”

当时我们就教他炼了第一套功法，第二天，我们又教会了他法轮大法的其余四套功法。一个星期中，他脸色一天一个样，精神状态也越来越好。学完一遍法轮功著作《转法轮》后，他就回家了。

八个月后，他去医院检查，肿瘤都钙化了。医生都感到惊奇。他连续修炼两年多，身体一直很好。

二零二二年二月，大姐夫领着他的妹妹和妹夫又一次来到我家，妹妹进屋急切地说：“快再教教他炼功吧。”妹夫坐在沙发上，泣不成声。妹妹说：“他一年多没炼功了。”我问：“为啥不炼了？”妹妹说：“他觉得他身体好了，就不炼了。他以为是吃药、化疗起作用了呢，一年多没炼功了，他日渐消瘦、脸色蜡黄，去医院检查，说肝癌又复发了，而且情况还挺严重的。”

妹夫哭着说：“这回我真的坚信大法了，是大法师父救了我。我一年多没炼功了，你们快再教教我吧。”当时我们教了他前四套功法。炼完，他出了一身汗，感觉非常舒服。他激动地说：“我回去后一定好好学法、炼功，谢谢师父还管我这个不争气的弟子。”

他现在一直坚持学法、炼功，身体也好了。大法师父又一次救了他。

小叔子的恶性黑色素瘤好了

小叔子五十岁出头，事业成功，家资千万，他见证了他哥修炼身心受益的过程，知道大法好。

二零一八年初，小叔子被医院确诊是恶性黑色素瘤，是恶性程度极高的一种，而且发展速度极快，手术后要用进口的干扰素治疗十一个月。化疗期间，他反应特别大，恶心呕吐、浑身难受、根本吃不了饭，身体一天比一天消瘦，走路都开始打晃了，人就挺不住了，只进行了四个月就把化疗停了。

我和丈夫对弟媳说：“你们快修炼法轮功吧，你也知道我们身体好，而且也知道小叔子同学的嫂子得了脑胶质瘤，修炼大法痊愈了。”弟媳说：“那行，我和他一起学。”他俩学了《转法轮》前三讲，就没有再坚持。

二零二一年九月，小叔子到医院做检查，结果显示恶性黑色素瘤已扩散，食道和肺部都有了。又去北京肿瘤医院检查，结果是脑袋里



也出现了黑色素瘤细胞。化疗药对脑袋里不起作用。医院治疗不了。

绝望中，他开始学法、炼功，三个月后去北京复查，所有病灶部位包括头里的病灶都缩小了一半；六个月后，小叔子不但长胖了，脸色也变得红润有光泽，皮肤也变得细腻了，能吃能睡，小叔子激动地说：“是大法救了我的命呀！”

外甥女婿胃癌手术后恢复正常

二零二二年十月份，我们去探望刚做完胃癌手术回家的外甥女婿，听大姐说，他得的是胃印戒细胞癌，是胃癌中最严重的一种，而且已经中晚期，胃被切除了四分之三。医生说再晚来两个月，就不能手术了。我们夫妻俩看他瘦得皮包骨，有气无力的样子，就对他说：“和我们一起学法、炼功吧，你的身体会恢复的很快，你也知道你三姨夫和我二十多年没吃过一粒药，身体这么好。”他和外甥女婿都说：“行。”

我和丈夫每天去他家和他们一起学法、炼功，坚持了一个月，外甥女婿身体一天比一天好，吃饭一天比一天多，现在饭量基本恢复正常。

今年三月，外甥女婿到医院复查，主任和医生都感到非常惊讶，说：“你恢复得这么快又这么好，真是奇迹。”外甥女婿和外甥女心里美滋滋的，他们发自内心地感恩大法师父的慈悲救度。◇

原河北保定劳教所女队小队长朱曼的罪恶簿

【明慧网二零二一年十一月二十八日】（明慧网通讯员河北报道）原河北省保定八里庄劳教所女队小队长朱曼，是保定劳教所女队迫害法轮功学员的积极参与者，几乎每个法轮功学员都受到过她不同程度的迫害，她直接参与和指使犯人对法轮功学员采取殴打、电击、木棍打、死人床、不让睡觉、抱蹲、揪头发撞墙、野蛮灌食、超体力劳动等手段迫害。

下面列举朱曼迫害法轮功学员的部份事实：

1、史贞楼，女，六十多岁，保定市望都县法轮功学员。

二零零二年三月，史贞楼被望都县国保大队绑架，在保定八里庄劳教所被非法劳教两年。恶警们强迫她每天二十四小时在楼道里罚站，过往的犯人谁想打几下，就打几下，不让睡觉，时间长了她腿脚肿得连鞋都难穿上，一站就是十五个昼夜，直到昏倒在地。小队长刘紫薇、朱曼带领十多个牢头、普教犯和犹大向史贞楼下了狠手。她们把史贞楼弄进专门对法轮功学员行刑的一间小屋里，打她耳光，一人打累了就换另一个人打，直到把史贞楼打得瘫倒在地。她们又把她捆绑在铁椅子上，继续打耳光，用竹棍轮流抽打，小队长白洁还拿来电棍电。撕心裂肺的惨叫声，让人毛骨悚然，外边好多人都哭了。后来，恶徒用胶带把史贞楼的眼睛蒙上，把嘴封住，继续殴打，疼得她把铁椅子都挣翻了。就这样邪恶之徒从中午一直酷刑折磨到第二天凌晨两点多。把人打得脸变形，浑身肿胀、青紫，没一块好地方，小便失禁都不知道。

2、殷凤琴，女，四十多岁，满城县白龙乡大坎下村法轮功学员。二零零三年，殷凤琴遭到朱曼（满城县人）施以死人床的酷刑四天四夜。朱曼并指示犯人用竹板和棍子打大腿处，并且不让睡觉，闭眼就遭到犯人打耳光，犯人不解气

就用拳头打脸，还遭到犹大张金英使用扫帚枝抽脚面。

3、刘巧珍，女，二十多岁，保定市望都县贾村乡西贾村法轮功学员。二零零三年四月，恶警冬青、朱曼，叫犯人李彦丽 24 小时监控刘巧珍，每天辱骂欺侮她，整整折磨二十天。

4、唐桂洪，女，三十多岁，保定工商银行员工，保定市北市区辅育街法轮功学员。二零零三年四月十七日，唐桂洪正在干活，被劳教所大班班长叫下去和队长朱曼“谈话”，话不投机，就要罚唐桂洪站立。因为没听她的命令，她气急败坏的叫把窗户关上，随后叫进来两个吸毒犯（吴晓丽、张燕），不由分说拳打脚踢，揪住头发往墙上撞，唐桂洪被吴晓丽一个嘴巴打得三个手指印在脸上三、四天才消失，大胯被踢坏，站立不得更不能行走，最后还被歹徒们拖起来铐在椅子上一天一夜，十八日晚上十二点多被送回班，十九日上午班里人多次要求到医院检查，队长们都不答应，一再推辞。

5、魏秀玲，女，五十多岁，保定市易县裴山镇白虹村法轮功学员。二零零四年，魏秀玲眼睛看不清东西、腰疼、腿疼且胀、麻，整天头昏脑胀、出虚汗。一次，朱曼带她去医务室，狱医杜宝川装模作样的拿药，问她现在有病没有，旁边一个狱警录像，她不配合他们妄图玩弄栽赃法轮功的鬼把戏，她正告说：“我没病，有病也是你们迫害的！”这些人不顾她身体状况，再次对她强制“转化”：强迫罚站、不许睡觉。她承受不住，精神受到刺激，理智不清。

6、张晓丽，女，43 岁，保定市清苑县东吕乡南王庄法轮功学员。清苑县东吕乡南王村教师。二零零六年上半年张晓丽被保定劳教所上铐三次，不让合眼：一次警察朱曼因没听到她报数声，上铐五天；一次警察武文双训斥她并用手

扯，她也往回扯了一下，就说她“动手打警察”，被铐四天；第三次是夜间去厕所，碰上警察白洁，问干什么去，张小丽没理她，白洁扯住她，她往回扯，又被诬陷为“动手打警察”，被铐在床架上站立四天四宿。张小丽多次被暴力灌食，一次恶医杜宝川用管子从鼻孔插进胃里，被全部呕吐出来，杜把吐在地上的秽物往她脸上抹，并扇耳光。警察给她灌大便汤，用脚踹她脑袋，恶医拿钳子拧，犹大打，吊铐半个月。还强行在头上注射不明药物。最终张晓丽被折磨得精神失常，经常晚上不睡觉，自言自语。腹中长了瘤子，身体瘦弱只剩一把骨头也不放人。主要参与迫害的警察：朱曼、张昊欣、陈娜。

7、布丽，女，二十多岁，保定师专（学生）法轮功学员。二零零六年，保定劳教所女子大队强迫法轮功学员在普教班做膏药。吸毒犯朱雁娟管生产，强迫法轮功学员超负荷劳役，每天晚上加班，法轮功学员抵制迫害。恶警朱曼将布丽铐了两天两夜，朱雁娟就对布丽大打出手，狠毒地打布丽耳光，还强迫布丽干活到每天晚上 12 点。警察指使阜平县卖淫犯刘惠芳、聂窦霞等人对她“包夹”，警察张昊欣说：“只要别把她弄死，怎么整都行。”犯人们经常恶毒辱骂，一次，刘惠芳用做膏药的擀面杖朝她身上用力打过去。

8、何永莲，女，三十多岁，定州市赵村法轮功学员，家住小油村乡内化村。何永莲因坚持自己的信仰，指导员闫庆芬让她住楼道十七天，又关到严管班九个月，白天黑夜站着，不让睡觉，白洁、朱曼、刘紫薇、陈亚娟、刘军辉在闫庆芬的教唆下，让吸毒犯人日夜看守法轮功学员，随意打骂。高强度奴役刮铅板连续十小时不让吃饭、喝水，不让休息。（节选）◇

迫害法轮功  法网难逃